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八十五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五年二月乙亥朔秘書少監魏矼直龍圖閣知泉州以矼引親年有請也　殿中侍御史張絢言臣仰觀陛下自臨戎以來累降詔旨約束州縣常恐一毫擾民令又申詔監司覺察州縣至誠惻怛視民如傷雖三代明王之用心不過是矣然臣嘗聞自昔國家所患者在

人君之澤壅而不下達小民之情鬱而不上通故君勤恤於上而民不懷民愁怨於下而君不知此最可慮也唐德宗畋於新店入民趙光奇家問百姓樂乎光奇對以不樂但聖主深居九重未之知也臣每讀史至此未甞不歎息焉故耳目儻有聞見悉願為陛下明言之臣契勘軍興之際諸路除預借坊場折帛錢米外未知有無科擾若浙西一路則既借坊場折帛錢矣又有貼納關子蓋造蓆屋兩色錢此朝廷所不知也貼納關子錢

者當時户部之意止謂般運見錢脚重民間却有願來臨安府就請者乃以關子為公私兩便之用令乃不然民間多有不願兊便者州縣不免以等第科俵及執關子赴臨安府榷貨務請領則官司却無見錢惟有等守留滯之患而所得十纔六七葢造蓆屋錢者凡蓆屋一間所費數十千官司既無錢物不免取於百姓上户有認三十間者中户不下一二十間以一路計之民間所出之錢甚廣然官中現用之屋不多未免有欺隱之獘

此二者監司不敢輙發則陽為不知州縣不敢申明則陰自計置所以浙西之民多有怨咨而陛下恤民之惠未得均被也欲望明降指揮令州縣從實供具如委曾令民間分認關子蓋造蓆屋限半月陳首特與免罪却委本路監司躬親到州縣分明逐一點檢察其姦弊其關子錢民間有未請得者晝時具姓令榷貨務日下支給毋得要阻稽滯其蓆屋錢如貪贓之吏出納不明乘時掊斂入已自用即具名聞奏重行竄黜如此則上澤

下布下情上聞足以消百姓怨嗟之聲副陛下愛民之意非小補也從之

丙子清遠軍節度使神武後軍統制充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岳飛為鎮寧崇信軍節度使岳飛自池州入朝前一日御筆賜岳飛銀帛二千匹兩封其母榮國太夫人姚氏為福國太夫人親屬為承信郎者一人封孺人者二人賜冠帔三道賞淮西之功也既而飛言母見係太恭人乃詔福國告令吏部修洗改正榮國告拘收

中省毀抹改正告身在此月癸巳　刑部尚書兼詳定一司勑令章誼試户部尚書熊克小歴將刑部尚書章誼移兵部尋改户部按誼紹興二年九月自刑部侍郎改兵部侍郎遂遷都承刑書去年十二月兼權户部令始正除未嘗為兵書也　尚書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侍講孫近為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兼史館修撰王居正試兵部侍郎徽猷閣直學士知湖州陳與義左朝請郎廖剛並試給事中剛既以母憂去言者論其匿喪求遷落職事見二年八月　至是趙鼎為辨其實復名用之　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兼權給事中

晏敦復權尚書吏部侍郎祠部員外郎朱震試秘書少監直龍圖閣知建康府呂祉為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秘書郎林季仲為祠部員外郎秘書丞熊彦詩為秘書省著作郎　降授左奉議郎提舉台州崇道觀李光復寶文閣待制知湖州左朝請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葉煥復右文殿修撰知揚州直龍圖閣提舉亳州明道宮葉宗諤知建康府　詔布衣陳得一就秘書省別造新歷令少監朱震監視自行紀元歷至是三十餘年

會日食正旦太史定食在辰其驗在巳定分以九其驗以八得一為侍御史張致遠言此蓋造歷者不能於消息盈虛之與進退遲速之分致立朔有訛（凡定朔小餘七千五百以上者進一日去年十二月小餘七千六百八十而不進令年五月小餘七千一百八十而乃反進一日）定臘失序（臘日接也以故接新當在十二月近大寒前後定之若近大寒戌日在正月十一月者即用遠大寒戌日定之如宣和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丙午大寒後四日庚戌雖近緣在六年正月一日故定十九日戊戌日為臘而太史建炎三年定十一月甲戌晦臘）積差之甚將見日不食朔月有朓朒矣又甞為致遠預言正旦日食時分不差釐刻

致遠奏得一少嗜歴學老而彌篤年踰七十無甚僥覬且唐初起造歴用道士傅仁均肅宗改歴用山人韓潁苟善推步何必世官得一先被朝旨待命行在願令得一先正見行之失别定中興之歴仍令取其所收歴書參較太史有無用補遺闕擇歴筭子弟粗通了者授演撰之要庶幾日官無曠歴法不絶故有是命又詔川陜宣撫司尋訪眉州精曉歴數人將所降歴日委官監視有無差錯申尚書省得一常州人也　左朝請大夫新

知英州沈調罷調歸安人從韓世忠辟為宣撫司幹辦公事至是為州而權給事中晏敦復奏調頃知錢塘縣為守臣毛友發其姦贓荷項禁勘獄已具會靖康大赦得免復令長溪貪贓如故不可使守遠郡遂罷之

丁丑上御舟發平江府晩泊呉江縣

戊寅命祠部員外郎兼權太常少卿張銖奉太廟神主自海道至臨安府令本府雅飾同文館安奉其景靈宮神御祭享事令温州通判權管　詔諸軍揀選老疾不

堪出戰人送諸州贍養使臣送吏部先次注授仍限一月以知樞密院事張浚有請也　是夕御舟宿平望鎮

己卯宿秀州北門

庚辰宿崇徳縣

辛巳宿臨平鎮

壬午御舟至臨安府行宫留守孟庾率京官小使臣以上迎於五里外上乘輦還行宫賜百官休沐三日

癸未詔扈從官吏並轉一官資上以緩急之際休戚所

同故有是命　是日樞密都承旨兼都督府叅謀官折彥質至行在始趙鼎議遣彥質至川陜諭指西師而彥質奏折可求辜負國恩不能守節臣之兒女七人昨在京師為金人取去傳聞亦在府州儻臣以督府上佐驟至川陜於職事豈能人人得其懽心萬一因疑似之迹興暗昧之謗則臣一身不可自保况為朝廷辦事伏望追寢成命别賜使令詔不許遂罷入蜀之議

乙酉尚書右司員外郎周綱兼權給事中　忠訓郎閤

門祗候岳雲為閤門宣贊舍人忠訓郎岳雷為閤門祗候

侍御史張致遠言自昔立國者兵不貴多貴於有用財不患乏患於無節聚財養兵皆出民力今之獻計者孰不以儲用不繼為先務然莫有原其本者且東南土地不加廣而日以荒蕪租賦不加饒而日以朘耗蓋緣民以力田為苦而游手者軍伍收之避役者度牒假之彊悍者盜賊死之一人耕百人食本先瘁矣民瘁而國富譬人有瘻瘵之疾而忽肥何以能久昔漢用孔僅

輩皆黨治大賈言利至析秋毫唐用裴延齡輩皆宿姦老吏其術多尚虛詐納君掊克之名敝民流亡之苦至有請烹桑宏羊而恨不食皇甫鎛肉者此歛怨之極也故臣以為善理財者宜常固邦本夷吾陶朱不世出得人如劉晏第五琦斯可矣今主計者初非因任復數易利源不講權柄下移酒税利源也而諸將侵之通都大邑沽肆成市巨艘成載旗幟縱橫皆以軍器回易為名商販之人復請買牌歷假其聲勢有司不能制也茶

鹽利源也而堂吏私之往往窺弄法意自為商販往歲用李仲孺守法示信入納漸廣乃無故而罷去秋變法人人不以為便既輟而復變者皆吏之為也銅鐵利源也而大賈擅之比屋鬻器取直十倍海舟販運遠出山東雖有提點兩司何甞料理且如嚴州神泉監其所隷兵卒幾百人所管銅鉛等物亦數萬計罷鑄寖久監官坐享俸禄兵卒散充他役餘路可知矣常平利源也而憲司忽之名存實亡乾沒無限且如向責蔡京朱勔田

舍估值太賤劉光世請稍增錢凡合增納者諒亦不少
緣多勢吏之家遂緩於追索又重疊請受復冒軍功或
一人兼請數邑如三省樞密院人吏者冗費種種臣不
暇悉數利源既湮廢而用度復無節户部號稱職者不
過賣度牒官告借苗稅淨利士夫扼腕奮臂而言利者
不過鬻命婦告身增添酒稅額復置市易換給度牒甚
者請榷福建鹽耳若以户部為是則民未有紓息之期
蓋劍汀諸郡為上四州地險山僻民以私販為業者十

率五六鹽產泉福泝流而運寸進於亂石奔濤之間又
非廣南平溪安流之比也祖宗以來獨不榷此二路者
良以郴虔之人資鹽於廣劍汀邵之人資鹽於泉福頃
年廣東以鈔法禁絶之嚴而郴虔盜起至今未熄福建
前此羣盜皆異時私販之人也昨者陳麟條畫責鈔麟
兩任海鄉詳練財計臣初見其説亦謂可行無疑比令
下未幾人競般請鄉村鹽價翔貴銖兩計較斤直千錢
而篙工厮役僅輸數十千有贏取數百千者狡悍惡少

往往僞兵嘯黨將營販鬻賴朝廷察其非便亟寢罷之臣竊以為言利之難苟不深計所入未毫芒所傷已山岳矣唐用劉晏兼領鹽鐵諸使凡二十年令欲理財宜三司精擇使副罷坑冶提點併歸諸路曹司以常平茶鹽合為一官稍重其選或憚於改為則姑以户部官吏依倣三司任以職事全計經常量入為出先務省節次及經理儻能盡去愚臣所陳之弊則財用勃然將不可勝用矣詔户部限十日講究條具申尚書省此書係國家大計故

具載之但致遠所云去冬變釁法事乃與趙鼎行實不同當考致遠又奏戎輅所涉臨安平江府秀州三郡迎駕父老乞各擇其年最高者一人推恩又請罷崇德縣烽火望樓戒諸守令毋得輒興工役其平江府應辦事務官吏及長安閘官兵皆乞量與推恩從之先是崇德縣每鄉三里置一望樓調民五人守視論者以為兒戲故致遠及之　川陜宣撫副使劉盧法原言已選銳兵五千令右武大夫開州團練使劉錡統押俟審知駐蹕之地倍道前去詣將兵不須起發

令錡疾速赴行在　左修職郎朱倬為檢察福建二廣財用所幹辦公事用童傑奏也倬為廣東茶鹽司屬官以宣諭明槖薦名未至為傑所辟傑言倬考第舉主皆已及格乞就任改官許之

丙戌宰相率文武百官赴後殿候問聖體承務保義郎已上皆與焉　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趙鼎守左僕射知樞密院事張浚守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始議浚以右揆

出使湖外平楊么鼎陞左揆方鎻院之夕鼎密啟曰宰相事無不統不必專以邊事乃為得體曁兩制出浚獨以軍功及專任邊事為言上旣以邊事付浚而政事及進退人才專付於鼎矣喻樗語錄曰時張趙二公相得人固知其並相樗獨以為且作樞密使同心同德亦何不可趙退則張繼之説一般話行一般事用一般人如此則泰道長若同相議論有不合或當去位則一番改更必有參商是賢者自相戾也已而其事亦果如此

觀文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復觀文殿大學士資政殿大學士知溫州范宗尹復觀文殿學士左通奉大夫提舉

江州太平觀秦檜復資政殿大學士端明殿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宫張澂龍圖閣學士致仕路允廸並復資政殿學士始用明堂恩也　神武後軍統制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岳飛為荆湖南北襄陽府路制置使充神武後軍都統制將所部平湖賊楊么賜錢十萬緡帛五千匹為犒軍之費以湖北轉運判官劉延年充隨軍轉運及令湖南江西漕臣薛弼范振應副隨軍錢糧

左宣教郎直秘閣添差通判湖州趙子偁令再任

江東宣撫司統制官張宗顔真除沂州防禦使統制官楊宗閔王進各遷五官將官王再興戚方盧師廸各遷三官以追襲敵馬之功也

丁亥趙鼎張浚告謝命坐賜茶浚因曲謝又以儲貳為言上首肯曰宮中見養藝祖之後二人長者年九歲不久當令就學浚復奏王者以百姓為心修德立政惟務治其在我則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天下捨我將安歸哉固不僥倖於近績也仰惟陛下躬不世之資當行

王者之事以大有為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國勢既隆强敵自服天下自歸因書王朴平邊策以獻又奏臣昨奉清光竊見陛下於君子小人之分聖意拳拳於此宗社生靈之福也昔唐李德裕言於武宗曰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人主辨之甚難臣以為正人如松栢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臣嘗推類而言之君子小人見矣大抵不私其身慨然以天下

百姓為心此君子也謀身之計甚密而天下百姓之利
害我不顧焉此小人也志在於為道不求名而名自歸
之此君子也志在於為利掠虛美邀浮譽此小人也其
言之剛正不撓無所阿狥此君子也詞氣柔佞切切焉
伺候人主之意於眉目顏色之閒此小人也樂道人之
善惡稱人之惡此君子也人之有善必攻其所未至而
掩之人之有過則欣喜自得如獲至寶旁引曲借必欲
開陳於人主之前此小人也難進易退此君子也叨冒

爵祿茂無廉恥此小人也臣嘗以此而求之君子小人之分庶乎其可以槩見矣小人在位則同於已譽之以為君子異於已排之以為小人不顧公議不卹治亂不畏天地鬼神是以自崇觀以來以至今日有異於已者而稱其為君子乎臣以為必無之也彼其專為進身自營之計故好惡不公以至於亡身亡家亂天下而莫之悔惟陛下親學問節嗜慾清明其躬以照臨百官則君子小人之情狀又何隱焉　左朝散郎提舉建昌軍仙

都觀胡安國復徽猷閣待制知永州不許辭免制曰朕惟士君子讀聖人之書學先王之道豈獨善其身而已哉治人治已成已成物易地則皆然世俗之儒名師孔孟實蹈楊墨可與論中庸者鮮矣安國學優而仕行顧於言通經為儒者之宗論事識治道之體頃從時望名寘瑣闈方喜便于咨詢顧何嫌於封駮奉身而去亦既累年予力思共理之良爾安得獨善於已零陵雖小有社有民竹馬歡迎相望數舍往讀中興之頌毋忘平日

之言亟懷印章祇我明命安國聞詔問舊宰執攻戰等四事以書遺其子起居郎寅曰此詔問舊宰執即是國論未定正要博謀若贊得國是其績不小汝勉思之吾有時政論二十篇雖未詳大綱舉矣諸葛復生不能易此也　左朝散郎王擇仁知廣德軍擇仁自蜀還行在上召對而命之　户部侍郎兼權知臨安府梁汝嘉請做祖宗故事置朝集院以待四方之士詔疾速措置其後侍御史張致遠言陛下鑾馭比還祗以建康營葺未

就緒而平江素無官府暫回之語詔墨未乾然輿議尚有紛紛頃因迎奉神主只令雅飾同文館權充太廟示以不作久計聞者方復竊喜意謂陛下將載而北征復我故都以慰祖宗在天之靈其企見中興之功蓋如此令乃過計於羇旅若將安焉實臣所未諭乃罷之（是月庚寅前降指揮不行）

是日定國軍承宣使統制關外軍馬吳璘武泰軍承宣使同統制關外軍馬楊政復秦州先是川陝宣撫副使吳玠聞敵犯淮南遣璘政乘機牽制璘等出

奇兵自天水至秦諭偽守胡宣以逆順宣不肯降遂攻之拔其城秦民大悦金右都監薩里罕聞秦被圍集諸道兵來援政復擊敗之熊克小歷載拔秦州事止書楊政而不及吳璘今以璘墓碑及日歷宣撫司奏功狀修入

戊子詔都督府以諸路軍馬為名　命倉部員外郎童傑因便措置招撫湖廣江西群盜　詔黃誠楊太等如率衆出首當議與湖南北路知州差遣先是張浚以湖寇為腹心害欲招來之會誠之黨周倫自稱統管鄉社

水陸兵馬以狀抵岳州乞保奏且以鍾相作亂事歸罪於孔彦舟詔以黄榜放罪令誠等一行人船趍此春水順流赴張浚行府或劉光世軍前當議優與轉官仍舊專充水軍若有願乞外任之人許乞本鄉或鄰近州軍鈐轄都監差遣願歸農人於鼎澧州支撥閑田養贍仍免五年稅役倫又言劉豫遣來招誘使臣前後十人已行斬首乞下邊界幾察詔誠等忠節顯著深可嘉尚制置使岳飛又乞以荆湖一郡授二人故有是命　是日

詔諸路宣撫司偏裨將佐自令士卒有犯依條斷遣問當有官人具情犯申樞密院量度事因重行編置毋得故為慘酷因至殺害如遇教閱行軍即依自來條例施行按此指揮雖云為偏裨設然令徑申密院則是大帥亦不得專殺也朝廷指揮不得不爾令具存之

己丑上躬率百官遙拜二聖自親征此禮權廢至是復行之左中大夫致仕翟汝文復端明殿學士　尚書刑部侍郎兼侍讀胡交修兼直學士院　尚書左司員外郎徐杞兼權給事中右司員外郎周綱改權中書舍人

並俟正官到日罷　詔責授中大夫秘書少監分司南京黄潛厚落分司提舉台州崇道觀已而殿中侍御史張絢奏其宿負且謂向者潛善誤國姦謀多出此人忠義之士扼腕憤怒望永不收叙以為臣子之戒乃詔更俟一赦取吉　詔臨安府修葢瓦屋十間權充太廟用守臣梁汝嘉奏也既而侍御史張致遠言陛下頃自平江自進發間先降指揮暫回臨安委江東帥漕繕治建康路逐省部百司倉庫等具圖來上駕方至臨安又首

議差官奉迎太廟神主令梁汝嘉雅飾同文館權充太廟中外聞之靡不忭蹈咸謂陛下進都之意決矣竊聞建言者以同文館湫隘不勝當別有營造夫奉迎神主至孝也宗廟事至重也雖罄帑藏竭民力宜無所吝臣下亦駿奔肅助之不暇宜無所言然臣聞漢高祖有言吾萬世之後老思豐沛今中原雖隔絕而陵寢故在京都雖未復而廟社僅存顧澤國偏方正使九筵複棟極其嚴潔萬一四方傳播以為朝廷挾建太廟茲焉定都

人人解體難以家至戶曉至失興復大計臣恐祖宗在天之靈未必樂此採於外議謂同文館若就加葺飾亦足崇奉必不獲已惟有明慶寺耳伏望睿斷以臣二說擇一而用之所有別建太廟指揮乞改付建康先次計置營造以慰祖宗在天之靈以繫將士軍民之望以絶敵人窺伺之謀天下幸甚殿中侍御史張絢亦奏人言籍籍難以戶曉祇謂陛下去歲建明堂今年立太廟是將以臨安府為久居之地不復有意中原矣萬一此疑

不釋至於蕃偽見窺將士解體有誤社稷之計則祖宗在天之靈反以為憂矣謂宜只令雅飾同文館權安神主庶使羣情曉然知陛下止為孝思祖宗急于祠奉初無奠居此邦之意後二日有詔汝嘉隨宜修葢不得過興工役俟移蹕日復充本府使用後詔在二月辛卯　是日奉安濮安懿王神主於紹興府充孝寺之法堂

庚寅賜侍御史張致遠五品服以其數言事也　嶺南編管人何大圭放逐便特復左承事郎大圭建炎末為

三省樞密院幹辦官坐罪廢斥及是宰相張浚為之保叙故遂復舊官　詔樞密院幹辦官除㐫從賞外更轉一官減二年磨勘尚書省户房更轉一官以本院言機速房晝夜專一行遣邊防軍機文字利害至重户房應辦大軍錢糧激犒等並無曠闕故優賞之

辛卯特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宫呂頤浩復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以明堂恩也　徽猷閣待制都督府參議官程昌寓知江州昌寓守鼎州六

年賊不能犯至是就用之後數月新守程千秋始至鼎州時湖北兵馬都監杜湛亦改為都督府左軍統制千秋因留湛所將蔡兵捍賊（熊克小歷載昌寓除參議官千秋知鼎州在今年六月按日歷二人改除並在去年十月而昌寓以今年六月去官克遂誤記也）

左朝奉大夫新知建州鄭彊特遷左朝請大夫彊前守汀州會寧化縣按囚當死者十人知縣事楊耆年以獄上彊按得究狀悉破械縱去刑部侍郎胡交修言縣令為民父母而殺無罪十人僥幸進秩不重寘典憲無以塞天下之怒詔

重黜者年進彊二秩　左朝散郎尚書金部員外郎張成憲進官一等以淮東宣撫使韓世忠言本司駐劄江上近二年成憲應辦錢糧並無闕誤故也　福州言顯謨閣直學士辛炳卒詔炳任中執法操行清修令其云亡貧無以葬特賜銀帛二百匹兩

壬辰詔張浚暫往江上措置邊防且賜諸路宣撫制置司手詔曰朕以敵人遠遁邊圉稍安臨遣相臣往行師壘西連隴蜀北泊江淮既加督護之權悉在措揮之域

既難從於中覆宜專制於事機咨爾多方若時統率欽承朕命咸使聞知詔下在是月庚子

右司諫趙霈言安危治亂之機相為倚伏今鑾輿言還遠邇寧乂臣願陛下無忘親征時臣亦無忘扈從時則治安可保恢復可期矣伏望益軫聖念載廣遠圖知晏安不可懷則前日跋履之勞不可忘也知豈樂不可極則前日宵旰之憂不可忘也知前日倉卒之驚則凡所謂備禦之策其可忘乎知前日餽餉之艱則凡所謂理財之道其可忘乎臣於

此當念扈蹕之勞殫報國之誠指陳得失獻替可否庶幾君臣上下共享治安之美如漢光武唐太宗時無愧馮異魏徵之所陳不勝至願詔霈論奏深得諫臣之體可轉一官賜紫章服仍令尚書省將所奏修寫成圖進入熊克小歷載此事於五月辛卯蓋誤　何俌龜鑑善乎趙霈之言曰願陛下無忘親征時臣亦無忘扈衛時此與馮異之勉光武者何異時吳芾亦曰陛下勿以敵之進退為憂愉勿以事之緩急為作輟凡下詔必務責已引對必令盡言此與陸贄之告徳宗者又何異君臣上下警戒如此敵具可謂中國無備乎

御史張致遠言天下之勢猶一人之身庶民處心腹之

中外國在皮膚之外故外國侵侮是謂皮膚不仁儻善用藥石其去甚易庶民稔亂是謂心腹蓄毒若養而不治其愈實難今之洞庭郴虔廣東嘯脅者仍在此心腹之疾也洞庭阻固累年於兹招安之人屢遣而大半不還水陸之師每進而無敢深入臣嘗究訪曲折蓋其巢穴綿亘甚廣軍民嘯聚甚衆抄掠儲積甚富伏聞廟筭已定臣不多言至如郴虔廣東乍起乍息略無寧歲往者岳飛至所遣徐慶日破一寨群賊假息村落殄滅可

期慶遽追還餘黨遂復熾矣吳錫至郴襲賊入韶州朱廣鄧晏等頗見窮促未幾而錫亦徑歸長沙責任不專無益於事韶連南雄近為郴寇所擾雖韓京屢小捷而軍威不振循梅潮惠又苦虔寇出沒重以土豪殘暴人不聊生廣東州府十四惟西江四郡粗得安堵其他蓋無日不聞賊報十百為群所至焚刼而惠州河源縣凌球曾袞二項人數最多袞嘗就招安補官為歸善廵檢頃復歸河源其徒居於水上自惠至廣相屬也帥守監

司幸其不入州縣各僥倖罷去無肯任其責者故憚於上聞一方閔閔無所告訴臣嘗為陛下言之矣繼以江淮有警度朝廷未有餘力令適可為之時更緩而不圖是養心腹之疾然帥守監司所以憚於任責者亦有一說諸郡素不儲糧大兵難以持久以臣愚慮宜以此事付之諸帥仍令委江湖閩廣諸漕使各應副糧草韓京一軍幷元通黄進之黨各四千餘人見駐韶州令湖南帥司遣任士安等入郴州宜章與京相應以經營郴與

北江數州令江西帥司遣趙詳等由虔州安遠入循梅令福建帥司遣申世景由漳州入潮惠相為犄角以經營虔與東江數州視賊所向不以路分遠近或分或合且招且捕招者刺其壯健捕者釋其老弱若委任得人信賞必罰不過歲月之間可以平定詔逐路提刑司體究有無上件賊火申尚書省又詔郴虔廣東諸盜限兩月出首内有材武之人願赴都督府使喚令帥司津遣前來當議不次任使

癸巳左廸功郎成都府府學教授雷觀特改左承奉郎觀成都人靖康初以上書賜第為太學博士俄罷去上聞其名故召對而有是命觀又獻蜀本資治通鑑乃以觀通判潭州觀進通鑑在三月甲戌除倅在丁丑今聯書之

賜荆襄制置司統制官李道崔邦弼金束帶各一録襄漢之功也飛承制以其將武功郎姚政于鵬並為武顯大夫至是申命

乙未宰相趙鼎張浚請鑄都督府印應川陜荆襄都督府事務見管官吏兵將官物等併歸本府行移依三省

體式其與三省樞密院往來文字依從來體例互關合行事件待報不及者聽一面施行浚又乞神武中軍將官王存及本軍一百人騎并昨江上措置日有支使不盡激犒金帛等並行取撥前去又於左藏庫支撥空名文武官告三百道皆從之　封太常博士陳確寡嫂楊氏為孺人確自言少養於楊氏乞以明堂封妻恩回授庶酬其平生撫養之恩特許之非常制也　和安大夫忠州刺史致仕樊彥端落致仕判太醫局　詔臨安府

曾得解舉人特免文解一次以諸生援紹興明堂赦恩有請也　責授永州别駕潮州安置王以寧許自便

詔左朝奉大夫太常博士耿洵特與致仕恩澤一名洵在揚州為敵所執至是用其家請而命之仍詔更有似此之人依此

丙申參知政事孟庾夫人徐氏薨於桐廬縣詔賜庾告半月往視之　詔遣監察御史一員往江西閩廣諸路體訪捕盜時已用張致遠言命神武中軍將官趙詳廣

東兵馬鈐轄韓京福建兵馬都監申世景王進各率所部不拘路分會合招捕樞密院言尚慮詳等遷延乃遣臺臣體訪如監司帥臣不切措置漕臣不為應副錢糧統兵官遷延玩寇並令按劾以聞當議重寘典憲仍令樞密院各降黄榜付詳等軍前招諭又令福建安撫使張守遣官密訪進兵勤惰等事逐旋聞奏　偽齊成忠郎左恭特補秉義郎恭為劉豫部糧至淮陰縣遂以所部舟十五艘米千五百斛來獻故録之　賜荆襄制置

使岳飛金字牌旗榜十副充招安使用從飛請也　右朝請郎提點江淮等路坑冶鑄錢公事韓寅胄罷寅胄琦曽孫也金之入犯也寅胄自鄱陽挈家遁去寓建州之崇安至是為殿中侍御史張絢所劾故黜之　是日雷聲初發

丁酉詔參知政事孟庾沈與求簽書樞密院事胡松年各進官一等以措置防秋之功也於是徽猷閣待制胡安國與其子起居郎胡寅書曰昔裴度平淮西功亦大

矣制辭不過曰鼎弧載橐楚廣旋軫錫階旌德胙土執勤而已李繼隆澶淵奇績止進一階比觀二揆制詞四將賞典頗未曉也又曰元鎮非大手亦得一半恨佐之者弱元鎮趙鼎字也　詔自令旬休日令宰執摘按神武中軍事藝精熟人量行激賞令樞密院榜諭　吏部奏武臣陞朝官已上賞立戰功人遇大禮並加勲乞著為令用大理寺丞韓仲通奏也事見去年七月辛未後亦不果行

都督府奏改詳議官為諮議軍事又奏右朝議大夫

知常州詹至主管機宜文字司農寺丞蓋諒幹辦公事皆從之

戊戌手詔監司守令勸農　左文林郎建昌軍軍學教授李彌正左廸功郎沿海制置司幹辦公事髙閌並改合入官除秘書省正字閌嘗從楊時學至是為趙鼎所薦皆名對而命之閌初見紹興元年四月彌正初見三年六月

詔監司州縣官吏公人毋得収買官田　右武大夫同管客省四方館閤門公事宋錢孫以扈從恩特轉遥郡一官錢孫

自陳係隨龍人特有是命殿中侍御史張絢言籛孫特於遥郡上轉行超躐衆人數等彼身冒鋒鏑萬死一生者儻或聞之豈免別生僥覬況隨龍請給同於軍功若特轉如此其禄廪合增兩倍臣又謂朝廷紀綱由乎三省詔令所出當從中書審覆駁正當由門下受而行之當在尚書三省相成不可闕一令籛孫所得聖旨只云中書門下省閤門狀則是不經由尚書省也兼臣檢照比年以來閤門自取特旨作中書門下省閤門狀降出

指揮者前後非一賞失於僭則啟僥倖之門法失所守則成紊亂之弊二者之患漸不可長望速賜改正只令依常格施行仍乞令後不許閤門以私事徑自取旨並須經由三省及應干隨龍人今後亦不得妄有僥求庶幾大公至正之道可以克濟中興不為小補輔臣進呈上曰絢所論極當可即令改正然隨龍人偶有一日攀附之舊輙僥求恩澤不已朕每抑之令後有如此者可令臺諫論列上語在閏月乙酉 詔神武中軍見入隊官兵每

五百人為一指揮選將校置兵籍俟就緒日取旨賜軍
名渡江以來諸小將之兵及招安群盜往往撥隷中軍
然無排置之法至是始舉行焉
已亥手詔以中原未靖介處一隅令公卿百執事交修
不逮仍榜朝堂　賜信安郡王孟忠厚兩浙官田三十
頃　尚書左司員外郎徐杞直徽猷閣提點江浙荆湖
福建廣南路坑冶鑄錢右司員外郎王綰直徽猷閣知
漳州　右朝散郎馮國泰知萬州右朝請郎喻汝礪知

晋州　左朝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張綱集英殿修撰提舉臨安府洞霄宫賈安宅右太中大夫提舉台州崇道觀湯東野並復徽猷閣待制秘閣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王衣復集英殿修撰左朝請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柳約左通議大夫提舉南京鴻慶宫馮温舒並復秘閣修撰皆用刑部檢舉也既而言者論安宅明受間不從葉夢得勤王之議御史張絢論温舒借勢於梁師成以得館職並乞寢罷以俟後赦從之　詔吳國長公

主二子並補武節郎賜名令中書舍人訓選近歲公主子例補副使一遷即領遥郡孫曾皆京秩云　故武翼大夫趙士遹特贈武德大夫官其家二人士遹守官江州為馬進所殺故録之

庚子命翰林學士孫近直學士院胡交修編類職事官條具利害章疏進入初上既命群臣條具而宗正少卿直史館范冲面對謂天下之事言之非難而聽之為難聽之非難而擇之為難臣伏見神宗皇帝治平中詔内

外官上封事者委翰林學士承旨張方平學士司馬光詳定利害以聞於是方平等言百官所上封事其間但陳箴諫之言及泛論治體者欲節略編寫成册奏御若指陳時務利害有可行之事即具聞奏乞降付二府施行若大意可採而文辭鄙俗事理不盡者臣等逐節別立看詳冀文理稍備其上封事人開陳國體時務文理詳明才識出衆者官貟乞依詔書甄擢其次賜勑書奬諭布衣乞下有司召問令逐一條對委有可取量才錄

用從之臣竊惟中國無事之時採納羣議如此其至况令内修外攘建太平之基業復文武之境土時不可失實資群策之助伏望陛下明詔有司依倣治平故事編類進呈斷自聖意擇而行之故有是旨　左朝奉郎兩浙轉運副使王俁守尚書左司員外郎直徽猷閣湖南制置大使司參議官張宗元守右司員外郎後六日詔俁暫權給事中侯廖剛至日罷　左宣教郎何掄為秘書郎掄青城人張浚所引也　左朝請郎吳表臣提點

兩浙西路刑獄公事秘閣修撰主管台州崇道觀劉寗止提點江淮等路坑冶鑄錢　進士劉儼特補進勇副尉以儼自雄州歸朝言利害也　淮西宣撫司統制官親衛大夫康州防禦使知丹州酈瓊翊衛郎劉光輔來獻光州之捷詔賜其軍錢二萬緡以瓊領宣州觀察使光輔遷拱衛大夫文州刺史而統領官武功大夫吉州團練使孫琦亦遷右武大夫琦即建炎初寳應縣作亂者

辛丑尚書左僕射趙鼎監修國史鼎奏范冲直史館於

臣為外姻顧以授淺上曰安可以冲故廢祖宗故事況

史館非朝廷政令之地可無辭前二日冲以史事入對

奏疏曰臣竊惟神宗皇帝實錄既經删改議論不一復

慮他日無所質證輙欲為考異一書明示去取之意設

若不當稍涉私狥則罪有所歸何所逃刑據史館所用

朱墨本出於臣僚之家私相傳錄書寫之際悉從簡便

臣記紹聖重修實錄本朱字係新修黃字係删去墨字

係舊文令所傳本其删去者止用朱抹又其上所題字

蓋當時簽貼令考異依重修本書寫每條即著臣所見於後庶幾可考方神宗皇帝在藩邸及即位之初治平之際未有大議論也舊史成於元祐六年而王安石日錄出于紹聖之後新史專用安石之說去取之際各有可議叅照稽考必求其當此則見於熈寧之後也臣衰病不才誤膺付委固不可避瀆煩之誅然先朝大典設官置局上有監修次有修撰而臣妄愚進越乃敢專達止緣從便之日輙為此例上稟聖訓恐可如此修定臣

智識淺近學業荒蕪遣辭非工敷叙不明此臣不能勉彊者也其如議論之未精考覈之未詳前後有所牴牾本末或相乖違伏望陛下貸臣之罪容臣是正當稽於衆論資于官長固非臣所得專也其考異五卷乞付史館更憑衆議刋定修立從之按宋史繫己亥日　左中奉大夫潼川府路轉運副使陸彦欽為川陜宣撫司參議官用盧法原奏也　詔淮西宣撫使劉光世妾許氏甯氏呉氏並封孺人用光世請也時吏部勘當自來特恩所得

封號許陳乞親屬如遇赦封妻亦名保官委係禮婚正室封贈本部未曾行遣過似此體例合取朝旨詔特從所乞中興後諸大將封妾自此始

壬寅侍御史張致遠言自古為官擇人故人勝其任後世為人擇官故官失其職比年以來不復因任號公選者猶不量其能否狥私意者豈復計其賢愚故天下之務日以委靡無所責成而百官有司亦寖失其職監司守倅皆按察官也乃不責以糾劾而分遣臺屬諸路漕

臣正轉餉官也乃不責以應副而別遣郎曹舉此二端倒置已甚欲革其弊惟在於摭公議以因任耳臣願陛下飭諭執政大臣自令中外有闕皆以公議能否而進擬除授仍令給舍臺省察其選用未當亦以公議是非而繳駁論列如此則官惟其人人勝其任賢才彙進朋比不作中興之業陛下垂拱仰成矣詔三省樞密院遵守　左中奉大夫黎確復徽猷閣待制右通議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程唐左朝議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方

孟卿並復集英殿修撰既而言者論確嘗勸張邦昌罷東南貢獻以收人心論唐諮事童貫不當叙命遂寢確罷職在是月戊辰唐罷職在己巳　都督府奏改參謀參議官為參謀參議軍事從之

癸卯進呈殿中侍御史張絢言宰相用才雖不當以鄉閭親舊為嫌更宜廣訪寒畯上曰朕亦面諭絢苟如此則朋黨之風自破矣張浚曰大臣以國家為心則所用人才必取公論安有朋黨趙鼎曰用人才所以立國臣

任宰相豈敢久居至於立國規模則不敢不為久遠計

尚書戶部侍郎兼權知臨安府梁汝嘉充徽猷閣待制知臨安府以汝嘉言心力有限不能當兩處繁劇故也後三日陞徽猷閣直學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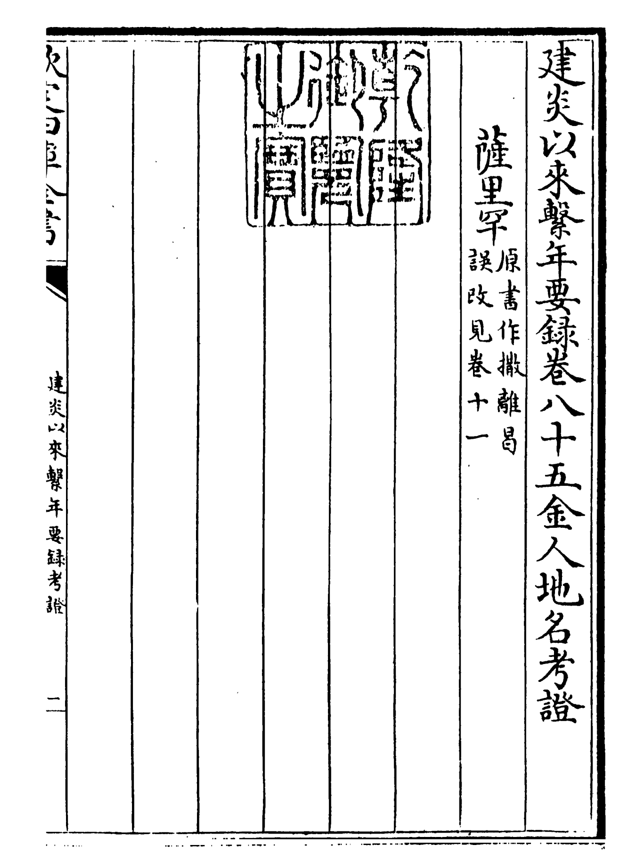
甲辰申嚴吏部禁謁應在部人整會文字聽於食前具事因見長貳郎官呈禀仍不接坐著為令　詔湖南上供錢物及進奉並免三年日歷無此令于七月二十五日本路運司狀修入

是月端明殿學士川陜宣撫副使盧法原薨於閬州初

宣撫副使呉玠言法原以憾不濟師不餽糧不給錢幣
不應副器械功成又不銓量獲功將士上以手詔詰法
原法原辨數甚悉上不以為是法原又上疏開具自到
任後來應副玠軍馬等事且言人微望輕無以塞責乞
一宫觀差遣詔不允時都督府主管機宜文字楊晨行
至達州之通明而參議官范正已等白以法原久病乞
致仕即日本司事無人與決乞速降指揮晨具以聞有
詔法原委任非輕義當體國協濟事功不可託疾引避

仍仰晨宣諭至意令法原日下視事而不知法原已卒矣盧法原卒未見本日李燾撰趙開墓誌係於閏二月按日歷閏二月二十二日丙寅楊晨申法原久病乞致仕以地理計之自閬州申至通明又自通明申至行在非月餘不能則法原之卒當在前二月矣日歷宣撫司奏二月十五日秦州捍禦事亦止是吳玠畢銜無法原名今且附此當乞法原墓誌增入　僞齊將商元率衆千餘襲信陽軍成忠郎閤門祗候知軍事舒繼明率麾下十三人轉戰登師陽門矢盡被擒賊誘以美官繼明駡曰吾寧為大宋鬼豈汙逆耶汝速殺我驅行至軍北史陂竟不降遂遇害後贈修武郎官其家

一人荆襄制置使岳飛聞敵退乃以忠訓郎閤門祗候權隨州兵馬都監李廸知軍事就戍之（舒繼明事以信陽圖經修入日歷繼明四月已巳贈官李廸三月乙未正差）淮西宣撫司將官陳琳叛琳者親兵統制官張琦之裨將也勇力過人屯於無湖縣刼琦以衆奔偽齊統制官王德追至襄安鎮屬無為軍獲琳而歸失琦所在（閏月甲子奏至明年五月琦復歸）劉豫罷什一税法改行五等税法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八十五金人地名考證

薩里罕原書作撒離喝誤改見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八十六　八十七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録貢生臣王景倫

謄録監生臣俞錫玉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十六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五年閏二月乙巳朔秘書省校書郎許㨗守監察御史 宗正少卿直史館范冲秘書少監朱震並兼侍講 左朝請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程瑀復徽猷閣待制 除名勒停人孫靚叙左奉議郎 是日雨雹

丙午手詔卿大夫奉法守公克勤庶務令尚書省給黄

榜於六部門曉諭　大理少卿張祁試大理卿　祕書省著作佐郎熊彥詩兼都督府主管機宜文字

丁未張浚往江上視師詔百官出城餞送時浚既行邉而趙鼎居中總政事表裏相應鼎於是以政事之先後及人材所當召用者密條而置諸座右一一奏稟以次行之鼎謙冲待士犯顔敢諫權倖請謁内降差除一切格止鼎素重伊川程頤之學元祐黨籍子孫多所擢用去贓吏進正人時號為賢相翕然有中興之望鼎嘗入

見見自外移竹栽入內奏事畢亟往視之方興工於隙地鼎問孰主其事曰入內高品黄彦節也鼎即呼彦節責之曰頃歲艮嶽花石之擾皆出汝曹今將蹈前轍耶勒軍令狀日下罷役翌日鼎入對上改容謝之自趙鼎謙冲待士已下並據林泉野記增入黄彦節事王明清揮麈録有之明清自云見彦節親言則此事必不妄朱勝非秀水閒居録云趙鼎起於白屋有鄙樸之狀一旦得志驟為驕侈以臨安相府為不可居别建大堂環植花竹坐側置四大爐日焚香數十斤使香煙四合謂之香雲按彦節所言則人主移一竹栽鼎尚以為不可豈有身建大堂環置花竹之理耶

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胡松年

以舊職知宣州免謝辭以松年引疾有請也　叅知政事沈與求兼權樞密院事　龍圖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折彦質試尚書工部侍郎仍兼都督府參謀軍事左朝奉大夫通判明州李文淵遷一官金之入犯也命文淵居許浦鎮措置防扼海道故賞之　紹興府牢城人劉相如特補承信郎（相如初見建炎十年二月）以相如自訴鄞上之功乞委以遏政故也既而言者論相如前後詐稱官資雕造偽印無所不至乃罷之

戊申以雨雪放公私僦錢五日　寶文閣待制新知湖州李光言明越之境地濵江海水易泄而多旱故自漢唐以來皆有陂湖瀦溉之利大抵湖高於田田又高於江每旱則放湖水溉田澇則決田水入海故無水旱之災凶荒之歲也本朝慶歴嘉祐間民始有盜湖為田者三司使切責漕臣其禁甚嚴圖經石刻備載其事宣和以來創為應奉始廢湖為田自是兩州之民歲被水旱之患臣自壬子歲入朝首論玆害蒙朝旨先取會餘姚

上虞兩邑廢置利害縣司供具自廢湖以來所得租課每縣不過數千斛而所失民田常賦動以萬計遂蒙獨罷兩邑湖田其會稽之鑑湖鄞之廣德湖蕭山之湘湖等處其類尚多州縣官往往利為圭田頑猾之民因而獻計侵耕盜種上下相蒙未肯盡行廢罷臣謂二浙每歲秋穀大數不下百五十萬斛蘇湖明越其數太半朝廷經費之源實本於此伏望聖慈專委漕臣乗此暇豫之時遍行郡邑延問父老考究漢唐之遺制檢舉祖宗

之成法應明越湖田盡行廢罷內有積生茭葑淺澱去處許於農隙量差食利户旋行開撩稍假歲月盡復為湖非徒實利有以及民亦以仰副陛下勤恤勸戒之意其諸路如江東西圩田蘇秀圍田各有未盡利害望因此東作之時遍下諸路監司守令條具以聞毋為文具詔諸路漕臣躬親前去相度利害限半月申尚書省

己酉詔户部措置撰集紹興會計録用殿中侍御史張絢奏也絢言國朝有景德會計録又有皇祐會計録至

治平熙寧間皆有此書其後蘇轍又倣其法作元祐會計録雖書未及上其大略亦有可觀皆所以總括巨細網羅出納凡天下賦入之數官吏之數養兵之數條章各立支費有限謹視其書上下遵守此作會計録之本意也臣伏見朝廷數年以來財賦寖虛用度滋廣廟堂責之户部户部責之漕臣漕臣責之州州責之縣縣責之民而止民力既困膏血將竭則如之何正宜盡括歲入之厚薄因計歲出之多寡分其品目列其名色總貫

旁通載之圖册揆考之間如運諸掌斯可以裁減浮費增益邦財官之冗者可罷則罷吏之冗者可省則省之兵之冗者可汰則汰之然則會計之書在今日艱難之時尤為先務也伏望明詔大臣選委詳練財賦之官俾倣景德皇祐等書撰集成録且自紹興元年至四年為率以每歲所出入之數列之於前却以今歲計之除預借已支費外總計見今歲入實有之數合計若干復自日下至歲終凡官吏之費養兵之費及應干合用錢

物通計若干名曰紹興會計録量入為出既可以見有無之實絶長補短斯可以制裁損之宜上以備乙夜之覽觀下以杏有司之出納庶幾國用有制歛不及民故有是命其後户部第具去歳收支數以聞而已　川陝宣撫司奏四川上供銀帛乞依舊留充贍軍俟邉事寧息如舊上曰祖宗儲積内帑本以備邉陲緩急之用今方隅多故軍旅未息宜從所請此盧法原未卒前所奏也前月末已書法原卒故此削其名　武功大夫康州刺史江東宣撫司右軍正將

趙祥領貴州團練使始録建昌之功也將士皆第賞有差而江西制置司叅謀官俁懸以捜掘民間窖藏及乾没良家子女之陷於軍間者為侍御史張致遠所按二閏月丁巳詔憲臣究實遂不預賞　詔賜揚州錢萬緡為興葺官府之用從浙西安撫使葉焕請也焕又請免本州商税一年且奏左廸功郎陳琦主管機宜文字皆許之既而言者論前後辟官皆先審量有無罪犯而琦嘗以狂妄上書責不赴琦初見紹興二年焕帥一路寄任不為不重

中外親知豈無賢者而首辟其表弟名隷丹書國事安在乞飭諭吏部自今外司辟舉官屬本司審量到事理皆須子細勘當稍有違礙即行報罷許别選辟其吏部行遣鹵莽併乞付有司根治庶幾因此一事稍振紀綱詔罷琦令大理寺取索吏部公案看詳申尚書省琦罷在閏月丙寅

庚戌手詔戒飭諸路州縣官以間者前臨大敵奉命不虔偷盜自若自今式訛爾心務盡忠赤仍令監司守貳

各榜治所　左通直郎李彛知涪州右司諫趙霈言彛

靖康之末緣差括金銀日與洪芻等同婦人飲燕王府

技諸四裔誠不為過豈宜付之民社命乃寢

辛亥詔榷於濠州等處置市易務以通商貨各行事命

提點司條具申尚書省時淮南殘破常賦無所入州縣

經費不充故有是旨其後岳州潭州亦如之岳州四月戊辰守臣

張嶌建請潭州八月庚午都督行府建請　徽猷閣待制新知江州程昌寓

改兼管内安撫使自紹興初置江西沿江安撫司命江

州守臣兼領至是樞密副都承旨馬擴已為江西沿江制置使故改命焉　命三衙兩浙江湖閩廣諸路帥臣依條揀放廂禁軍提刑覺察違者重行竄責以樞密院言其中多有疾病怯弱不堪征役之人坐費錢糧理宜措置故也　詔兩浙東路州縣昨因淮南軍興應副軍須事務見被取勘官吏並與免勘日歴不及西路當求別本參考要見與張致遠所論科蔴屋錢事有無相妨

壬子輔臣奏遣中使往温州奉迎太廟神主事上曰朕

以宗廟在遠心常歉然今奉迎神主至行在當行朝謁之禮沈與求曰古者征伐載木主以行今雖戎輅在行九廟未復然因時草剏一行朝謁之禮亦足以仰慰孝思上曰祖宗故事唯景靈宮則有薦獻太廟則爇香而已大禮必簡所以尚嚴也 直徽猷閣提點淮南兩路公事張澄乞以特恩當遷一官回授出嫁母李氏加封從之 詔湖廣福建路見任選人權不許展考以吏部言員多闕少待次者衆故也 除名勒停人李德昭叙

舊官德昭以朝奉郎知建州坐以上供錢餽遺本路宣撫副使韓世忠有司以盜所監臨不入已當私罪徒故抵罪及是再遇赦而復之德昭未見元斷月日據檢舉狀在紹興二年九月已前

甲寅詔繳到諸處借補公據人已經朝廷看詳不合收使者並令賞功房毀抹

乙卯御筆參知政事孟庾沈與求並兼權樞密院事時庾自桐廬還行在與求乞交割密院職事與庾兼權上批所奏付出輔臣進呈上顧趙鼎曰已與卿議定令參

知政事並兼樞密院矣鼎曰樞密非古也自五代時以郭崇韜為使國朝因而不改故三省樞密院分為二逮仁宗朝富弼作諫官時陝西用兵弼建議乞令宰相兼樞密院事宰相呂夷簡辭之再三後卒從弼議宰相兼樞密院自夷簡始也臣既以宰相兼治院事而參知政事之臣並令兼權則事歸一體前人謂樞密院調發軍馬而三省不知三省財用已竭而樞密院用兵不止此誠至論上曰往時三省樞密院不同班進呈是以事

多不相關白然朝廷論議豈有惟幄二三大臣不與聞者　手詔曰朕惟監司外臺耳目郡守承流宣化惠養吾民其委任重矣間者朝廷輙輕以假人將何以使吏民聳然聽服朕甚恧焉繼自今其慎選擇勿狃於故常勿牽於私昵重以累國其已除授人亦銓量而去留之或資序已深屢更此選雖無顯過而才非所宜當處之外祠稍優其禄庶幾稱朕求治責成之意而士亦無失職之嘆仰三省常切遵守　侍御史張致遠言今監司

郡守即唐按察使刺史之職名存實亡稔習寖久縣令有過守倅不容不知而監司發之守倅無預焉郡守有過監司不容不知而臺諫論之監司無預焉各私其私初無忌憚民事之不理德澤之不流無足怪也臣愚欲以按發欺庇為有司殿最若一縣被按於監司則罪一州一州被按於臺諫則罪一路事無間於久近而併坐去官罰不求於甚重而斷以必行其有激濁揚清無所顧避者亟褒寵之利害相關彼此相形自非庸暗之甚

其肯忽於身謀而甘為欺庇之事願陛下留意詔刑部立法申尚書省　詔武節大夫滎州刺史兼閤門宣贊舍人新知洋州都督府提舉親兵柴斌已給料錢文歷指揮勿行時有詔沿江諸帥及神武中軍將佐因捍禦金人嘗立竒功者並給真俸既而中軍以扈蹕之久士罕戰功請將佐至軍滿歲武藝精强人亦給歷許之斌始自川陜從張浚出蜀暫隸中軍故因以為請議者言神武中軍未嘗出戰而輙依江上竒功之人公論不以

為然今都督府使臣又援中軍體例既開此端展轉援比法令可廢有功者解體不以為恩無功者僥倖以為得計臣竊為陛下惜之疏奏故有是命　左奉議郎主管江州太平觀張延壽直顯謨閣亦以赦叙也既而言者論延壽頃為御史甘心媚竈每遇休沐即與辛永宗兄弟出妓燕飲乃罷之　詔諸路提刑司申行諸州禁囚病死人歲終計分斷罪之法以尚書省言治獄之吏專事慘酷待其垂死皆託以病患殺之亦未嘗依條視

驗醫治理合申嚴故也今年六月乙巳所書可參考 除授左朝奉大夫許中特降三官勒停中前帥廣西坐市買方物不如價被劾至是獄具刑寺當中公罪杖該赦原并去官勿論趙鼎進呈特有是命

丙辰詔諸路提舉常平併入茶鹽司内無茶鹽司去處仍令提刑兼領以户部舉行張致遠奏也 左朝散郎張燾左承議郎新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劉一止並直顯謨閣燾等坐秦檜累斥去至是用赦而除之 詔

吏部通判闕二十五處取作堂除時諸路郡守自四川淮南及分鎮地分外堂闕九十八部闕二十七諸州通判自四川及分鎮地分外凡武臣知州與北使經由之地並由堂選在部者四十八闕而已至是尚書省又以堂除無通判窠闕為言故有是旨焉　樞密院言已令江西趙詳廣東韓京福建申世景王進會合招捕虔寇緣逐項軍馬未有統轄切慮緩急各分彼此無所統一詔詳等並權聽所到路分帥司節制　詔襄漢州軍先

因盜賊并偽齊占據日刼掠殘殺等罪一切不問元刼人見在者許其家經官識認驗實給還即撫定後來再有違犯者令所屬治罪用樞密院奏也　樞密院言近來進奏官輙擅報行朝廷邉極差除事務詔除定本外擅報及録與諸處劄探人者並重作施行賞錢二百千許人告又詔主行崇政殿親從堆垛子人漏泄見聞事亦如之　右朝奉大夫徽猷閣待制知江州程昌寓轉一官以昌寓言建炎中知蔡州在任實及半年乞依元

降指揮推到任賞也　尚書兵部侍郎兼史館修撰王居正言四庫書籍多闕乞下諸州縣將已刊到書板不以經史子集小說異書各印三帙赴本省係民間者官給紙墨工債之直從之　右武大夫廉州刺史張杞領建州觀察使杞為淮東宣撫司塅寨官江北之役韓世忠假杞遥郡三官俾持書幣往金國軍前議事得其報而歸至是申命而杞子敦武郎敷亦援奉使官親屬例特進四官敷進官在是月癸亥　上又召杞對於禁中遣還戍

丁巳皇叔眉州防禦使知西外宗正事士樽為鄧州觀察使士樽領外宗正滿三歲無遺闕以例遷也　詔諸路轉運司將歸業人户合納租税並令依限輸納仍開具自賊退之後已增收租税數目申部以憑比較賞罰尚書省言比來盜賊屏息民皆安業逐年各有增添税數多為有力之家冒佃鄉司通同隱庇致不盡歸公上故條約之　右承務郎錢日新言招安楊么利害詔赴都督府使喚　福建路轉運判官鄭士彦言坑冶盡廢

物料貴湧計用錢二千四百而鑄千錢其本路舊額合發新錢二十八萬四百千省本司與提點司歲認其數見今不住起發縱有拖月日不猶愈於鼓鑄之折本欲望詳酌伺邉事息日施行從之　是日武功大夫川陝宣撫司後軍中部將牛皓與金人遇於瓦吾谷死之時右都監薩里罕與偽熙河經略使慕容洧欲犯秦州宣撫副使吳玠遣諸校分道伺敵皓行至瓦吾谷與金將呼善遇皓所部步卒不滿二百乃下馬與戰謂其衆曰

吾所以捨馬者欲與若等同死也敵見皓異於他人欲招之皓罵而死承信郎高萬旋罵旋戰遂與武功大夫熙河路部將任安宣撫司隊官忠翊郎秦元承節郎薛琪張亨皆死於陣敵顧萬尸曰真健兒也後贈皓安皆翊衛大夫官其家五人贈萬等皆三官録其子皓福津人也

已未故廸功郎李東贈宣教郎官一子東監楚州軍資庫金人入犯被害故録之

庚申詔進納授官人願貼納金銀錢米轉行至承直從義郎者許徑赴户部陳乞下所屬倉庫細納申朝廷給降付身以尚書章誼言庶幾快便人人願納也　詔應州縣辟差官成考解罷不曾被受朝廷付身者許理為任

辛酉都督行府奏招捕水賊楊太等約束時張浚以建康東南都會而洞庭實據上流今寇日滋壅遏漕運格塞形勢為腹心害不先去之無以立國然寇阻重湖

春夏則耕耘秋冬水落則收糧于湖寨載老小於泊中而盡驅其衆四出為暴前日朝廷反謂夏多水潦屢以冬用師故寇得併力而我不得志今乗其怠盛夏討之彼衆既散一旦合之固已疲於奔命又不得守其田畆禾稼蹂踐則有秋冬絶食之憂黨與攜離必可招來乃以便宜命荆潭鼎澧岳州將逐寨先出首人多方存恤首領申行府授官餘人給以閑田貸之種子又命湖南安撫司統制官任士安以兵三千屯湘陰保護湘江糧

道統制官郝晸屯橋口王俊屯益陽舊縣吳錫屯公安
崔邦弼屯南陽渡馬津吳諒留潭州其鼎州官兵令程
千秋分撥緊要屯駐應諸校招收到人數比附出戰獲
級例推賞其招收人報所屬給種授田務令安業俟黃
誠楊太周倫公參了日當議蠲免租稅補授官資仍給
黃榜下任士安等軍及岳潭鼎州撫諭　保義郎呂開
特換右廸功郎開獻國朝會要三百卷詔進一官自言
本諸生故有是命　郴州編管人劉絳許自便絳正彥

叔父坐累久竄至是自言正彥乃同堂弟之子故釋之壬戌降授左朝請大夫耿自求為尚書左司員外郎右承務郎任申先守禮部員外郎左中奉大夫樊賓行屯田郎中自求初以趙鼎薦為都督府隨軍漕至是召用之（朱勝非言自求結孟昌齡等事見今年七月壬辰免審量濫賞注）賓嘗抗疏論營田利害以為荆湖江南與兩浙上腴之田彌亘數千里無人以耕則地有遺利中原士民扶攜南渡不知其幾千萬人則人有餘力今若使流寓失業之士民許佃荒閑

不耕之田則地無遺利人無遺力可以資中興之業（寅初見紹興元年五月）詔都督府簽廳行移文字如都司體式用本府請也　進士王諒特補下州文學諒以容從仇悆為淮西安撫司書寫申發機密文字用守禦功補官是役也官吏軍將轉補官資者六百十三人而衙校進奏官皆預焉

癸亥檢校少保光山軍節度使同知大宗正事士㒟自會稽來朝留彌月再召對加檢校少師遣還（士㒟加官在三月壬

午朝辭在戊戌今並書之紹興十二年三月辛亥詔
万俟卨論士㒟薦趙鼎作相事或可修擬附此

行宮留守司官吏各與減一年磨勘　降授龍神衛四
廂都指揮使建武軍承宣使神武前軍統制王𤫙權主
管侍衛馬軍司公事初上在平江侍御史張致遠手疏
論𤫙乖謬乞同諸將召歸上納其言命𤫙全軍駐鎮江
府而以親兵赴行在既至數日乃有是命明州觀察使
權主管殿前司公事劉錫奏𤫙臣之友壻慮於軍政有
嫌詔不許甶避𤫙請除在外宮觀上命以不允荅之然

臺諫方交章論其罪已有廢之之意矣　祕書省正字李公懋乞依校書郎例遇恩封敘許之宣和間汪藻為校書郎以內殿宴食在通直郎之上乞封敘後來者皆援以為比公懋言校書郎正字共係一班故特許焉

錄故鄧州觀察使錢若水元孫希一為將仕郎始用元年明堂赦恩也　廢漣水軍為縣隸楚州以知縣兼軍使

甲子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平海軍承宣使權主管侍

衛馬軍司公事藺整充兩浙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紹興府駐劄

乙丑詔見任令丞簿尉未經交割離任不許從軍中辟置及兼帶軍中幹辦事務專委監司覺察殿中侍御史張絢言近縣官贓汚懼罪者往往干諸將為官屬一踐軍門則監司無從按發宿姦巨蠹多以此為得計故條約之　命湖南帥司遣使臣持金字牌旗牓兼程至雷州招安海賊陳感感有舟數十與官軍戰統領官佘鑄

陷馬廣西提點刑獄公事董𢕰親往督捕且言感乞降
金字牌招安雖未足信乞速賜指揮故令河南就近遣
之　太平州編管人范壽許自便壽坐詆誣昭慈聖獻
皇后遠斥至是始釋之　罷都司官簽貼詞狀事祖在四年五
月以尚書省言都司事繁虛費日力故也
丙寅殿中侍御史張絢乞於經筵讀三朝寶訓上曰可
從其請上又曰祖宗故事朕嘗省閱然宮禁間事亦有
外朝所不知者朕昨日見毛剛中所進鑒古圖乃仁宗

皇帝即位之初春秋尚幼故采古人行事之迹繪而成圖便於省閲因以為鑑也朕頃駐蹕會稽一日過昭慈聖獻皇后殿中聞昭慈言哲宗皇帝初即位宣仁聖烈皇后謂帝年幼寢處起居不離宣仁卧内至納后始歸本殿宣仁保祐之功如此而姦臣誣罔輙生謗議可為痛憤趙鼎曰是時范祖禹劉安世以宮中買乳媪事上疏極諫以為似聞後宮有當就館者宣仁令宰相呂大防宣諭聖旨曰無此事前日買乳媪乃先帝一二小公

主尚㗖乳也祖禹等方知其詳上曰近見范沖為父祖禹作家傳嘗進來亦載此事蓋宮禁間事外人多不能知也　中書門下省請叙宮觀添給以處見待闕及未有差遣願就宮觀之人內嘗任都司以上及帥臣職司依第二等知州任監察御史以上及知節鎮州雜監司依第三等知州即曾任都司郎官以上人仍充提點宮觀省諸路帥司官屬員並令帥臣舉辟吏不堂除從之

詔江東浙西路各造九車戰船十二艘浙東造十三

車戰船八艘時王𤫊自荆湖得二巨艦以歸故命三路漕司倣其制為之又令江浙荆湖福建諸路憲司督諸州歲額弓甲及物料人匠赴軍器所用樞密院請也
都督行府闗就差起復秘閣修撰淮東宣撫司參議官陳桷兼行府隨軍轉運判官許辟屬官二員如發運司條例闗送尚書省指揮從之先是右僕射張浚至鎮江召韓世忠親諭上旨使舉軍前屯楚州以撼山東世忠欣然承命浚遂至建康撫張俊軍至太平州撫劉光世

軍軍士無不踴躍思奮浚以諸路軍馬所用錢糧當從督府總制故悉以上佐兼之行府闕三省指揮自此始前已有關送尚書省事今此則徑用便宜除屬吏而但關尚書省出勑又差不同故復記其始

丁卯詔足食足兵今日先務戶部尚書章誼可專切措置財用參知政事孟庾提領　資政殿大學士秦檜言金人便於弓矢乞多造强弩神臂弓以備攻討上曰檜雖在宮祠不忘朝廷　右司諫趙霈言今天下之弊正患縣令之非其人願罷去注授格法盡歸堂選應內外

侍從官各舉有才德堪充縣令人歲有限員赴都堂審察訖始除此職舉得其人者有賞不得其人者有罰見任及待次有貪汙苛刻者悉汰逐之癃老罷懦者或改以外祠或處以監當理作親民資序如是一二年間所在臨民之政必有可觀民豈有不被其澤者輔臣進呈

上曰比已降詔慎擇監司郡守然縣令於民尤親亦宜遴選令侍從官歲舉五人如何沈與求曰昨者陛下駐蹕會稽亦嘗降詔令內外侍從官各舉三人堪充縣令

者中書籍記以備採擇聖意非不美也然所舉多不得人往往並緣詔令以私親舊至於有罪又不加繆舉之罰似未足以稱陛下責實之意上曰檢舉以行賞罰乃中書職事茍若此則詔令為虛文而已趙鼎曰莫若監司郡守舉治狀顯著者稍加擢用其尤無良重寘之法或足以示勸懲　詔右奉議郎江東宣撫使司幹辦公事黃覽追奪已轉一官覽以張俊奏功增秩而殿中侍御史張絢言覽被辟之時敵騎已去數日且身在江西

未嘗至本司供職望賜追奪仍降指揮如諸軍官屬吏有辟差在敵人已退之後推賞在未到軍中之前者並限一月自首特與免罪止奪今來所轉一官如敢隱匿却致覺察得實即於元官上再行貶秩庶人知自奮實中興之要務從之　命廣東提點刑獄公事鄧孝友同帥司會合申世景趙詳韓京王進人馬招捕虔寇時孝友自禮部員外郎補外未行仍趣令之任　右朝奉郎新添差通判處州趙壽別與差遣壽彥若孫也朝廷以

其祖故録用之御史張絢言元祐之臣名隷黨籍若陛下臨御以來辨别邪正明訂是非復其職名則恩加於泉壤世其禄仕則澤及於子孫天下至公之論也若乃創立添差之例則臣以為不然蓋石刻名臣故家尚多展轉援例何時可已故有是命　詔川陜宣撫司近上謀議官一員權管宣司職事應干軍馬權行節制别聽朝旨以都督府主管機宜文字楊晨言盧法原疾病故也時宣撫副使吳玠在軍前聞之檄取其印叅議官直

徽猷閣范正已等行本司事不肯與正已命内外諸軍除沿邊及調發赴軍前並聽玠節制外餘委逐軍統制官循撫彈壓玠忿之金房鎮撫使兼本司同統制王彦有衆七千在渠州正已令彦往夔州路照管關隘玠以其不先白已大怒三月丁丑行遣　除授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建武軍承宣使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王𤩽提舉江州太平觀免謝辭初𤩽既除騎帥而侍御史張致遠奏𤩽之罪惡不在辛企宗下而善交結則過之豈聖意

以為璞提兵寖久軍衆未有所隷姑示眷留行遣自有次第耶臣竊謂璞提兵雖久侵剥少恩其下多厭苦之故每出輒有潰散者此可驗也然别選制將事干衆情明正典刑貴於早斷臣願陛下速與大臣計之免致譊譊重干聖聽契勘三衙之職寄任尤重陛下倘以璞兵未有所隷不可遽議罷黜即乞且改授職事速選制將往領其衆仍自睿斷正璞典刑雖外國聞之亦當畏服臣緣慮此曲折故未敢顯然論奏併乞睿察殿中侍御

史張絢奏瓌之敗師誤國擢髮莫數其罪即欲上章論
列深恐聖意已有所處兼瓌之兵馬未有分隸定所臣
以此二者未敢顯陳但瓌之過惡非他人比況陛下方
經理邊事正頼賞罰嚴明乃克有濟若捨瓌而不問更
加除命非臣所敢聞也兩日來外間公議不容籍籍可
畏尚慮九重深遼未知輿情臣故略舉大體上徹宸聰
伏望斷自乾剛將瓌部曲早行分撥速罷瓌新除職任
明正典刑庶幾内振朝綱外儆將士恢復之功在此一

舉惟睿明勿疑特加省察右司諫趙霈奏瓛素無武藝不閑戎律偶緣遭遇濫竊兵權建炎間為河東經制敵騎將至乃擁兵自衛避地入蜀使州陝之民聞風震恐陛下貸之而弗誅責其後效而瓛不務循省以贖前愆方杜充之守建康也瓛聞敵至不復應援而引兵先遁直趨閩中其罪一也方扈從離永嘉也瓛持軍無律不能統御而致潰散為盜毒流東南其罪二也及出師討揚么曠日持久攻取無策而崔增吳全之軍遂致陷失

其罪三也比詔田軍鎮江中外欣悅皆謂陛下必欲正其罪狀重寘典憲今璞以輕騎造行朝曾未數日忽有侍衛馬軍之命士論喧鬨滋不能平邇者陛下以諸軍捍江有功既已優加賞典今璞有三罪獨置而不問是有賞而無刑恐非所以示勸懲也伏乞斷自聖意重加竄斥璞聞亦奏辭新命乞在外宮觀乃詔權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邉順兼權馬軍司公事而以璞兵萬五千人隸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後三日又從璞奏罷軍職

戊辰左宣教郎勅令所删定官金安節入對安節上三事其一請專任理財之臣大略謂天下所急惟兵與食國家本兵之地任歸宥密軍旅之政皆自此出既得其要矣唯財用所總則委之户部廟堂之上無有專其任者於足食之計未可謂得也夫奉行法令稽考簿書以謹有司之職者户部之所能也若乃調國用之盈虚察計臣之能否謀畫陛下之前而施之天下則户部有不得而與者矣自軍興以來公私窣竭皆匱急臣謂今日之

計宜求幹實之士明於財計者使居錢穀之官久於任使勿亟遷徙核兵數省吏員節賜予罷浮費又專置一職以大臣領之如樞密之處本兵使修其政以足財用凡內外錢穀官之長皆得察其勤惰考其殿最而黜陟之常令財賦所出轉輸所由悉在目中如指諸掌國家有征伐戍守之事則叅畫於一堂之上而兵食兩足以成陛下恢復之功焉昔司馬光以財用窘乏欲救其弊請以宰相領摠計之職而思所以救補之術自謂當時

之務莫急於此況在今日其二論行在職事官堂除猥

冗大畧謂朝廷除授與銓選異吏部所掌者有司之法

爾法所當得則與之人之才行不暇悉也方吏員衆之

日許用將來遠闕其勢當然無可言者至於朝廷除授

則略資格先簡拔當以人才為意豈可苟遂其私而長

奔競之習哉當今內外差遣出於堂除者尤為猥冗而

行在為甚寺監丞而下有一官而除代至於四五人者

計其蒞官之期或在十年之後是豈堂除之本意哉或

謂居是官者率多遷徙未嘗終更雖久且近則是示人以躁進而使不安其職業也其又可乎遂使趨競之士不安義命僥倖一時得以為後圖既得之後復歎滯淹假以求進奔走干託無時而已夫朝廷之上當激厲士風使人知自重庶幾他日不負國家任使令乃若此安可循習而不革哉前日之失不可追改臣願陛下訓敕大臣自今以始應在內差遣有不待見闕而進擬者亦須已授人到任然後除代仍各量其才行使稱厥職以

重朝廷選任庶幾授受之間不至太濫人絶覬覦稍息奔競是亦厚風俗之一端也其三論士風不競不𨚫國事自為身謀願招股肱耳目之司察其趨向考其勤惰而陞黜之以風天下翌日趙鼎等進呈言安節奏疏語言有未習知國體者上曰人才要當長養成就之使見聞習熟則知國體矣乃取其第二奏行下又旬日以為司農寺丞安節歙縣人也（安節奏議集載此第二劄云臣願陛下訓飭大臣自今以始應在內差遣有不待見闕而進擬者亦須已授人到任然後除代日歷所載乃止云明詔大臣銓量而存留

之二書所載不同今從奏議安節除寺丞在三月辛巳

詔江浙湖廣福建等路各置路分總管一員於帥府駐劄應訓練教閱調發等事並繫銜申奏如陜西河東北三路例以樞密院言武臣内近有立功并官序資格已高之人别無窠闕故有是命　登州文學吳敦禮特許恭選敦禮以布衣為沿海制置使郭仲荀遣往高麗伺敵中事得其報以歸故録之　宣慶使康州防禦使入内内侍省都知梁邦彦武功大夫文州刺史入内内侍省押班陳永錫各進遥

郡一官以樞密院言自敵犯淮甸至車駕由臨安府本省計發過金字牌文字一千二十三封即無稽滯理宜推恩故也

已巳參知政事孟庾言準勑差提領措置財用今乞以總制司為名專察內外官司隱漏違欠行移如三省體式應本司措置事件依例進呈得旨關申尚書省仍鑄印以賜諸路係省錢出入舊經制司每千收頭子錢二十三其十上供其十三州縣及漕計支用庾請增十錢

四月己未又請收耆户長雇錢抵當四分息錢轉運司移用錢勘合朱墨錢常平司七分錢茶鹽司袋息等錢四月癸亥又收人户合零就整二税錢免役一分寛剩錢又收官户不減半民户增三分役錢四月辛未又收常平司五文頭子錢八月乙酉並令諸州通判諸路提刑司拘催其後東南諸路歲收總制錢七百八十餘萬緡而四川不預焉大凡東南諸路經總二司錢歲收一千四百四十餘萬緡四川歲收五百四十餘萬緡　左承議郎顔為追毁出

身以來告勑除名勒停展三期叙坐前守嚴州犯自盜贓當徒六年也　大理評事李洪李志行並改合入官初洪等自言建炎二年春試刑法入第三等上乞依條改秩吏部言無案牘可考令召本司官一員結除名編置之罪委保諸實許之中書舍人劉大中言有司當守法何至為一僥冐之人委曲求改官之路恐人人援此作僞生姦何所不至翌日輔臣進呈趙鼎曰古者以刑弼教宜崇奬之上曰刑名之學其廢久矣不有以崇奬

之使人競習則其學將絶沈與求曰法家者流雖别一科然人命所係不可不重此選乃令吏部重别取索有無的實干照事遂寢三月己卯吏部申明給據事恐因此是日經筵開講自上視師暫輟講讀至是復之

庚午尚書左司員外郎王俣直祕閣添差兩浙轉運副使李謨各進秩一等上之視師也俣以漕司職事往紹興府明台温處州刷錢帛而謨先往平江椿辦錢糧至是本司以為言故賞及焉

辛未右宣教郎知婺州金華縣孫緯為宗正丞填復置闕用少卿范冲奏也自建炎初宗正移司而屬籍諸書中道散佚無有知其法者冲言緯諳曉編修次第遂以命之緯沂州人也　侍御史張致遠言中外諸軍屠酤成市日奪官課重載絡繹不稅一錢回易悉據要津逃亡吏不開落凡所侵擅皆云製造軍器臣取紹興四年逐軍認造器甲考之全然不多而度支細計歲內降給凡一百二十萬緡朝廷又歲歲拋買如羽毛箭簳打造

甲葉箭頭之類動以千萬計筭工董役無日少休不知所造幾何逐時分給諸軍及樁留之數又不知幾何也器械非如他物今日之事孰急於此惟有司全不曾會計遂使諸軍坐收厚利伏望睿斷速命兵工部將軍器所與諸路諸軍累歲已造之數諸路已買到物料并見買未到之數視其多寡度其緩急別為之區處若諸軍顧自造則量其所用應副價錢而諸路工役拋買可罷軍器所亦可省若併就軍器所則張官置吏專司措置

仍於諸軍下抽取人匠不必更令認造事既歸一自無
横費願陛下姑聽臣言務寛民力詔工部詳度申尚書
省　詔荆南府歸峽州荆門公安軍歲貢上供更與免
二年用鎮撫使解潛請也分鎮指揮免上供三年今已二年故潛有請
壬申上謂輔臣曰昨范温帶來京東民兵比効用請給
春秋特支衣絹一疋昨日中軍引見頗有藍縷者朕出
内帑絹二千匹賜之趙鼎等曰陛下以内帑縑帛之數非
承平比每推以賜將士此盛德也上曰朕宫中未嘗妄

費雖內帑所有不多專用以激犒將士而已　詔六院官左藏庫監官並依舊堂除　戶部尚書章誼請諸州縣抵當物貨並限一年不贖檢估從之去歲以調兵始令諸路依舊質當金銀疋帛等每貫月收息錢三分滿十月不贖者並沒官已而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兼提舉常平朱締乞依紹聖舊法以二年為準許之誼謂即今州縣與昔日事體不同恐難以積壓本錢守待二年故有是命州縣復置抵當庫日歷不載今因誼申請遂書之締所奏在今年二月己亥然史亦不書今附

此當求去年降旨月日別書之

詔右承奉郎徐度令中書舍人試策一道左廸功郎胡理左朝散郎主管江州太平觀錢棻新授太常博士張宦並名試館職左朝奉郎新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汪愷左承議郎新通判潭州王棠並與陞擢差遣度處仁子宦守兄也自詔復十科薦士而龍圖閣直學士汪藻薦度及棠資政殿學士葉夢得薦愷及度顯謨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葛勝仲薦理宦棠沈與求為龍圖閣直學士薦棻胡交修為給事中薦

愷故有是命已而度除太府寺丞程除祕書省正字宦除祕書郎棻除諸王宫大小學教授程除正字棻除宫教並在四月乙卯宦除祕書在八月度改除正字在七月愷除江南西路轉運判官崇知江陰軍三月辛巳中興後士以十科薦用者自此始　命經制福建財用章傑市耕牛千頭賜韓世忠為淮東屯田之用選軍校部送十不失一者遷資給賞所失過分者抵罪仍責償之　是日神武中軍春大閱詔户部賜錢萬緡充激犒

癸酉右朝議大夫主管江州太平觀徐康國叙中散大夫用刑部檢舉也殿中侍御史張絢奏康國嘗投進銷金屏風及刷刻州縣羨餘二事以為康國當艱難之時剥下以媚上虐民以希功望賜寢罷以為監司之戒命遂格

是月真陽縣觀音山盜起攻剽鄉落舉人吳琪竄去琪妻譚氏與鄰婦數人俱被執譚在衆中頗潔白盜欲妻之譚詬之曰爾輩賊也官軍旦夕將至將為虀粉我良

家女何肯為汝婦盜强之不已至於捶擊愈極口肆罵為所殺此據洪邁所作傳修入傳以為今年閏二月事故附此月末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八十六金人地名考證

薩里罕原書作撒離喝誤改見卷十一

呼善原書作虎山即金史之胡山並誤今改正